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华声在线:www.voc.com.cn
邮发代号:41-118
本报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52号
邮编:410008

封面编辑 / 刘永明
封面美编 / 刘迎
封面图编 / 杨诚
封面校对 / 李辉



微议

“将对本科生的课外锻炼实行跑步打卡考勤,未完成规定次数,将影响体育成绩及奖学金评定。”

近日,北师大发布《关于落实我校〈加强体育工作实施方案〉开展本科生课外体育锻炼的通知》,通知中的以上要求引网友热议。

达人达理:别质疑了,看看现在学生的体质,有几个身强力壮的?

姗姗:大学生不运动,学校有必要引导,但运动过程不应强制!

保安:上学什么没学到,再不锻炼身体,毕业以后搬砖都没人要……

视点

“滴优合并”头上悬着反垄断的监管之剑

8月2日上午,在商务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称,“目前尚未收到滴滴和优步中国相关交易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沈丹阳表示,按规定,凡符合《反垄断法》规定申报条件和《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中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均应事先向商务部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从企业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滴滴与优步的合并似乎是一种必然,这种趋势从滴滴与快的的合并就可见端倪。毕竟,靠补贴、拼低价,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来说,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谁也没有烧不完的钱,烧到最后,合则两利,继续“斗”,则两伤。

所以,从滴滴与快的合并,到滴滴与优步合并,对于网约车平台来说,无论当初“火拼”得多么凶猛,都可能迎来成为一家人的“大团圆”结局。特别是网约车新规密集出台,在赋予网约车合法地位的同时,也提升了对网约车的监管级别和资质要求。尤其是滴滴与优步这样C2C模式的网约车平台,为达到新规标准,必然要增加提质成本。形格势禁,为了生存,滴滴和优步握手言和,才能共谋发展。

亦即是说,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等外部力量的阻隔,网约车走向合并,形成自然垄断,应当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必然。这似乎是以争取用户资源为生存发

展基础的行业的共同特点。最著名的案例,当属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被拆分事件。这家前身为电话发明人贝尔所拥有的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企业,到了1983年营业额已经超过其他三家公司营业额的总额,因而在1984年受制于美国的反垄断法被拆分为八家公司。而时至今日,美国的电信运营商再度出现四家公司独大的局面,AT&T公司更在2011年年初曾表示要收购T-Mobile来补强自己移动网络上的短板。但是,电信企业再度集中的企图一直被监管者拒绝。

显然,走向集中合并,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而监管者担忧的是,过度

集中则就是垄断,为防止经营者滥用垄断地位,损害公共利益,损害公平竞争和创新,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垄断。我国也不例外,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就是为此而设。尽管包括此前的滴滴与快的合并,以及此次的“滴优合并”都以各种理由回避了事前申报,但这并不表示就此可以高枕无忧。

相反,因为没有经过事前申报,监管部门的反垄断调查以及其他措施,就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以落下。也因此,公众不必过于担忧“滴优合并”损及公益,而合并后的公司也当时刻惕守,万不能滥用垄断地位牟取非法利益。

■本报评论员 赵强

余以为

公益慈善需要更多的鼓励而非猜疑

针对有关媒体所谓给克林顿基金会政治献金的传言,日前,阿里巴巴集团作出回应称:2005年阿里巴巴集团曾捐赠克林顿基金会25万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治疗与关怀”。(8月2日澎湃新闻)

说是传言,其实,这是个不懈一击的谣言——事实上,希拉里·克林顿在2015年4月刚刚宣布参选总统后就已经退出了克林顿基金会,用句不大妥帖的话来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政治献金从何谈起?

把公益捐款说成是政治献金的是不折不扣的阴谋论。阴谋论者很难逻辑自洽,因为他们也常常把来自国外的一些公益捐款称之为别有用心“阴谋”,要是按照阴谋论的逻辑推演,阿里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赠,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对外的意识形态输出?

阿里巴巴的国际捐赠确实有益于树立正面的企业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矫正国外对中国企业的刻板印象与偏见。

而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的,既有国际组织也有多国政府还有其他世界名人。而且,这个基金的透明度很高,从2500万美元到250美元,都能在其官网查阅得到,给该基金捐款并不是什么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事情。

阿里巴巴或许也该感谢某些真正别有用心的人提起这桩11年前的捐赠“旧案”,这不仅让更多人知道阿里巴巴很早就将公益事业做得很有“国际范儿”,也说明经得起查究的公益慈善

才是真公益真慈善。

翻起11年前的捐赠“旧案”,结果恐怕只能证明阿里巴巴至少是国内企业做公益慈善的先行者。但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或许也是阿里巴巴今天因公益慈善之举而惨遭非议的文化心理原因。有鉴于此,民众与舆论有必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对公益慈善举起诛心之剑,公益事业需要更多的鼓励与赞赏。 ■李成辉

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省纪委集中曝光6起问责典型案例

本报8月2日讯 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和中央纪委的坚强领导下,省委、省纪委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利器,先后对一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典型问题严肃问责。8月2日,省纪委将近期问责的6起典型案例对外进行了公开通报。

长沙市浏阳市卫生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赵文兵因卫生系统腐败问题频发被问责。2015年4月以来,浏阳市卫生系统相继有1名班子成员、2名副科级干部、10名基层卫生院正副院长因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被司法机关依法查处。浏阳市卫生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赵文兵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尤国文,不负责、不担当,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及时发现相关人员的违纪违法线索和苗头性问题,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益阳市大通湖区农林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甘雪林因单位多人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2015年8月以来,大通湖区农林水利局连续发生2名班子成员和3名工作人员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甘雪林作为大通湖区农林水利局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力,对区农林水利局连续发生严重违法违纪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衡阳市衡山县国土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峰,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建平责任落实不到位被问责。2014年至2015年,衡山县国土资源局在没有开展工会活动的情况下违规发放“工会费”13.54万元,违规发放年休假补助18.22万元,违规发放春节慰问金、加班补助及工程项目建设补助65.74万元。王峰作为局党组主要负责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主体责任不到位,在局党组会议上作出违规发放津补贴的决策;刘建平作为局纪检组主要负责人,违规分管单位财务工作,在局党组会议上主动提出违规发放津补贴的意见。王峰、刘建平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

岳阳市平江县余坪镇党委副书记唐湖海因对下属疏于教育管理被问责。唐湖海任余坪镇党委副书记分管镇机关期间,余坪镇政府干部伍某、方某、黎某、彭某在城关地区多次参与赌博活动,被公安机关查获,均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唐湖海作为分管机关的领导,对机关工作人员疏于教育、管理,对伍某等人参与赌博的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及时发现并制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怀化市洪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邓亦兵等违反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被问责。2014年

3月,洪江市人民政府违反中央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不得截留、挤占、挪作他用”等有关规定,违规挪用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40万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有关工作经费、招待费、车辆维修费及违规发放补贴等支出。洪江市分管副市长邓亦兵不正确履行职责,违反财经纪律拍板决策;时任洪江市房产管理局局长兼市住房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付晓林负责具体实施。邓亦兵、付晓林分别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和行政记大过处分。

邵阳学院原院长谭镜星等因维护党的组织纪律不力被问责。2015年5月,益阳市委原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原主任陈某因被查出任职邵阳学院政法和教育科学系副主任经历系造假,被责令辞职并以事业编制人员身份调离益阳。经查,时任邵阳学院党委书记张天晓、院长谭镜星、组织部长袁曦等召开碰头会讨论时,拟任陈某为邵阳学院政法和教育科学系副主任,谭镜星没有提出异议,袁曦虽然在个别征求意见时曾提出反对意见,但在碰头会上没有提出异议。因违反组织纪律,张天晓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谭镜星、袁曦维护党的组织纪律不力,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曹海建

省政府办公厅下发认定工作方案 明确五类家庭 为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

本报8月2日讯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认定工作方案》,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有了完善的认定标准。

根据《方案》,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为:以户为单位,贫困家庭中主要劳动力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纳入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认定范围:

1. 无劳动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家庭成员主要是老年人(60周岁以上)或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且无经济收入来源的;或其赡养、抚(扶,下同)养义务人均因病、因残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主要劳动力因服刑、强制戒毒、失踪等原因,无法履行

赡养、抚养义务的家庭。

2. 因残重度贫困的家庭。家庭主要劳动力是一、二级残疾人,或三、四级智力、精神残疾人,或一户多残,或老残同户且无其他经济来源的特殊困难家庭。

3. 因病重度贫困的家庭。家庭主要劳动力因病(含慢性病)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经济来源,年累计自负医疗费用超过其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且需继续治疗的。家庭。

4. 因灾或意外事故造成重度贫困的家庭。因灾害、突发性事件造成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重残等致贫且无其他经济来源的家庭。

5. 因其他不可抗拒原因,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重度贫困家庭。 ■记者 周帆恒